生命有尽爱永恒

 复旦大学 赵莉莉

 2018年7月30日，康复科病房。

 “老先生，我来给你做个口腔护理。”“老先生，张嘴巴哦。”老人以为是为他吸痰，紧紧地咬着牙齿。

 2018年7月31日，康复科病房

 我推车到老先生的身边，老先生在休息，我拉着老先生的手轻轻地揉了揉，老先生转头看到我也捏了捏我的手，我问他刷牙好吗？他点了点头。

 2018年8月15日，内分泌大查房。

 “老先生状态不错，进来调理调理把血糖控制好，要听医生的话。”

 2018年8月17日，内分泌病房。

 “小朋友，爷爷这个手好扎针吗？不好扎针我们换只手，你别怕。”老先生转头看着我的老师问道“我今天早上做的什么检查，查什么的啊？”我听到我的老师在和病人说话，我在准备为病人静脉穿刺。准备好了所有东西，选好了合适的血管，听到老先生的提问，戴着口罩的我转身告诉老师“对不起，我不行。”

 2018年9月11日，社区医院

 “老太太，你看看你认识她吗？”老太太看着我摇摇头，不知怎的，老太太的眼睛突然有神起来，看着我白大褂嘴里艰难的说出“复——旦——大——学——”，然后嘴角上扬看着我。

 2018年9月12日，社区医院

 “老太太，血压测好了，正常的。”老太太笑着慢慢地对我说“不正常你也会告诉我正常的。”

 7月作为一名实习生进入临床，遇见过很多老人，有的行动自如，有的只能通过眼神告诉你他想要什么他害怕什么，有的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人到暮年，许多事情身不由己，早年的辉煌已经悄悄褪色，留下的是花白的头发和数不清的皱纹。

 那位牙关紧闭误把口腔护理当作是吸氧的曾是一位健康又保养得极好的老人，有很温柔的老伴很孝顺的儿女。他突发脑溢血，抢救回来经过治疗后就暂时留在康复科。每每看见他，他的眼神都透露着无奈和恐惧，他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四肢被约束带约束着，还要被迫做他最害怕的吸氧。第二天的口腔护理是我做的，推车过去前我就想起在学校里老师曾说过肢体语言的重要性，也想起老师曾不停强调的同理心，所以我过去后轻轻揉了揉老先生的手，我在他耳边告诉我这次来的目的，他也同意了。

 那位问检查的老人入院是来控制血糖的，但意外查出了其他的。即便在内科病房里偶见几名这样的病人，也只是抱着惋惜的态度。我最难受的是他问自己做的什么检查时，只有我们知道他的情况，我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去帮助他，让他在我们科室的这点时间尽量是快乐的开心的。随后老师了解情况后带着我去为老人发药，也算是满足我内心想要帮老人的一点小心愿吧。

 而那位老太太长久一个人住在社区医院的病房里，从未看到有家属探望，身边仅有一个护工。之后进到她的病房，她总是以笑容迎接着我。正如老太太所说，她的血压的确不正常。可老太太的生命就要走向了尽头，我该如何做到每量一次血压告诉她一次不正常呢？血压也好，脉搏也好，对于像她这样的老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让她在剩下的日子过得开心。我想给她多留一些美好的瞬间。其实在社区，这样的老人有很多，卧床不起的，一直在睡觉的。每每我去测量生命体征，遇见在睡觉的就拍拍他们告诉他们我要量体温了，如果碰到神智不清的，我便凑上前去说一声量体温。无论他们是清醒还是昏迷，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有感觉的。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我知道我一定能做些什么。

 我的老师以前一直教导我要让别人因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快乐，我的能力有限，不可能逆转疾病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当病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想尽自己所能帮助他。生命的开始和衰退，人的出生和衰老，这都是必然的，倘若病人的弥留之际尚有人能在意到他们的心理该有多好啊。医学有它的局限性，它不可能起死回生也不可能治愈不治之症更不可能逆转衰老。关怀这件事，是在病人害怕时握紧他的手消除他的恐惧，也是在老人的弥留之际为他带去温暖。关怀是件大事也是件小事，小到仅凭一个动作，一个微笑，一次点头。关怀不是难事，难的是内心，内心的善良和同情，最重要的还有爱心。关怀更不是刻意的，生命有结束的那一天，而爱是永恒的。

 如果这些道理我能早些懂得，若干年前的我一定会拉起躺在病榻上奶奶的手，告诉她别怕。